PL
2705
A557
1777
v.2

蔡忠惠公祠堂記

關中張雲翼以大理卿提師駐泉六載中兩入覲往來萬安橋拜蔡忠惠公祠讀其碑因論其世當仁宗銳意太平任用君子以成慶曆之治皆公四賢一不肖詩有以開之迨入諫院又多補益知制誥輒有封還令觀其詞翰淸遒如見生平端鯁允爲人臣立朝之則其守泉也惠義丕著而德在民生盖與橋同永云余景慕遺徽

與趙督學書

曩僕在棘寺臺下方眎草儀部每于退食時親見顏色即擬爲泰山北斗矣今七曲之輝炳燿牛女而僕入漁梁以來看丹山碧水適想見秉衡者之文章焉越南爲宋儒名邦流風遺韻必有存者僕雖分符治旅而雅嗜譚經思欲振興閭學以勸　聖天子右文重道之化矧臺下握菁莪造士之權當雲漢章天之日所稱得位行

事當不斤斤帖括中號知人得士而已舟過富沙聞適駐節行臺僕亦飛橈詣下不獲面罄所云因念建陽之大林谷實爲考亭夫子佳城子姓有盧松楸無恙已遣專員具牲帛並存問其後猶媿薦酒陳辭未遑親拜于馬鬣封前唯遠對九峰以望雲烟鬱蒼之色慶臺下嘘植斯文培滋道脉必期有爰於先賢而僕仍不能已于言者尚冀崇篤是誼加意而優恤之俾其苗裔

亦如其先之依劉子羽更飭守土者虔脩伏臘
嚴禁樵蘇實一佳事一美政也僕蒞温陵卽思
葺書院延耆碩以續石井鰲頭之風商質有時
肅函先佈惟照在不宣

與李閣學書

先生奉　溫綸發仙署以慰將毋之懷僕亦獲瞻紫氣比于尹喜畱連杯酒間霽月照人俱見內聖外王之學蓋僕久企風節漵鄉李子德王山史又屢談及先生才品高卓雄視百代不意分符珂里今得亟見之敬獻二詩以咏盛德因思先生紹程朱之緒大儒也居班馬之任良史也擅場執耳又騷雅之宗工也僕嘗謂詩與史

通而性命之學卽寓其中三代前尚無異端天
子建中和之極以禮樂化天下而道德仁義之
士不挾理以爭鳴故太史觀風惟取列國貞淫
以備勸懲詩卽史耳自詩亡春秋作吾夫子乃
取其義以史繼詩遂有刪後無詩之說由漢而
下苟忠愛之士有關于天下國家之大猶得稱
之爲詩史是詩史之相通久矣然詩之極曰無
邪史之極曰公公與無邪則又性命之學之事

也及唐宗索覩日錄而貞觀以來史亦遂亡宋儒値世之窮詩無可採史不徵信不得已談正心訓誠意理學乃作詩固落入窠臼大雅之音旣淪且墜考亭集諸儒之成實惟綱目一書字寓褒貶上接春秋大一統之義而是非予奪之公又自誠正之學發而爲之詩也史也理學也之三者上下數千年間次相亡亦遞相作而實互相維沿及近代鈌其一遂不可以爲治今

聖主敦風雅重聲律以性情之道陶鑄太平復
選鴻辭開史局海以內耆儒碩士見上之崇道
右文也皆欲毅然以講學自任謀所以淑人心
端風教而天下當永治焉以軼美于三代不難
先生既媚四聲更擅三長在蘭臺石室之中而
宣清廟明堂之奏矧浩然正氣歷變而貞蓋直
養素深優入於賢關聖域於三者可謂兼之以
此黼黻皇猷所稱得位行道者即僕不才亦思

說詩究史弆葺石井蕤竹之院而欲附于先生後仿吾宗橫渠之與君家愿中夫子關閩共與願學有志但媿初出中班謬制外閫又慮不學無術越軍旅而語俎豆以益空譚之羞近惟靖盜安民聊先盡諸實事安邑負山環溪或有鼠輩出沒其中有所確聞祈密示當即擒之使史不書萑苻詩不賦緣林經正而民興亦所以爲先生衞道也前所言李子德以博學聞信推史

才王山史負德行兼以詞翰著又李中孚者抱道而潛屢徵不起聞先生之風及此時給假里居僕當邀其携杖至止或詩或史或以性命之學各抒其所長共訂千秋大業耳偶效傾吐輒志固陋以塵穢視聽伏惟裁而教之幸甚

與張撫軍書

楚中傳烽之驚揣其情勢變起倉卒自無深謀遠計畧觀探報之詞卽一名稱間穿窬伎倆亦巳畢露矣苐柯公莅政之始新令發硎或稍近於嚴急而向自前撫被議天使執法之際同時文武不無惴惴恐畏彙之制府棨戟臨流惆悵藩司補苴仰屋徘徊是地方人心類多未安而奸宄之徒因而激成此禍耳然裁兵是一大關

係事僕在秦省所目經者皆以委曲散遣多方安插始保無虞況此事緒紛紛豈易帖然乎至大謀時撫標兩營不聞巷戰之聲殆必先與之合而卤監陳姓者不知何許人察撫標中有遊擊陳義福建人或是其人耶此人輕躁好動無成不足爲慮但未必是渠爲魁而渠或亦身在其中矣武昌本四戰之地黃州僅一江之隔而守將不知赴援猶或可解至一見賊檄抱頭鼠

黨是尚可責以親上死長之義乎今聞荆州大兵已抵漢川去黃州不遠鄖襄一路已絶奔逸之患而湖南提鎮之兵勢處上游彼亦未能飛渡特所虞者江右空虛耳地既窩邇又爲閩廣門戸彼既不敢順流北下而西南二面又扼其吭此不東走洪都漸窺嶺海唯有困守孤城苟延待盡而已以情計較之此輩各有身家譬如戀穴之虎必不能離其巢窟吞噬四出也僕之

愚謂若移武林之師直入南昌四面之勢既合不過旬月間必有斬其頭以降者可不血刃而定矣贛州城池險固爲閩粵藩籬重兵守之則五嶺晏安此亦握筭者之所必及也制府駐節延平與江右聲援相接壯其敵愾自屬規畫良謨然至于以衡要論之汀州南達漳郡北逼贛府最爲要險邵武其次也閩中物情先生所洞曉者制府初到恐猶未悉故欲處近北四達之

地以示形制之勢而僕以爲方今之急常在水而不在山若論居中肆應必須水路兼顧先使我無闕墻之慮而後可以禦外至之侮則沿海一帶尤所宜加之意者僕以越俎之言未可屢瀆先生閫問相近水陸之地皆在轄封共抒碩畫以襄王事知不俟僕之一得而僕以應變方畧更深有望於先生也惟冀高明裁之臨楮不勝禱切

與高督學書

臺下秉鑑八閩雅化淪浹人所共仰僕嘗私謂嶺越士習較十四國爲易變臺下又實心舉政不僅僅賅帖括爲具文將見風聲之復古因樂有所布於台端夫閩之文教始於唐而盛於宋常袞歐陽詹以後考亭愿中諸先生力事振興書院遍於郡邑弦誦徹于幽荒固所稱海濱鄒魯也開之者近則流風遺俗教澤尚新而人心

未玩非若十四國之去古浸遠濫觴之勢日倒江河而差難挽也僕於閩三年又嘗進諸弟子員而試之文詞悉雅馴知僕崇尚斯道亦恒樂以其藝來與之坐而談退皆爭自淬勵相感以興僕分符守土雖值清晏得不廢所嗜固無教化之責董率之權而猶能激勸乃士故知較諸國爲易變也況得位行事如臺下而以實心舉政者乎或又謂制科之弊時文爲甚欲求復古

豈在帖括夫士風日凌孝廉不可舉賢良方正不可選既取士以文則古莫古於時文以其代六經四子之言而發舒其義藴庶勝所爲詩詞歌賦者　國家監古定制謂非此無以陶淑其心志而規邈于聖賢以達用于政事豈爲不肖者竊取功名之資故觀其文之峭以潔者而士必有志觀其文之宏以肆者而士必有才志與才兼卽夫子與端木氏論士之上焉者也猶懼

有僞托者焉必深論其氣骨與其器識陳言襲
取是爲詭隨矯拂立異終非醇修持此以衡眞
不啻孫陽相馬八公相鶴之可立而辨者臺下
欲拔實才務遴眞品當不爲支離浮詞所炫動
亦如相馬者得於牝牡驪黃之外相鶴者求諸
凌雲摶漢之表其不才如沙蟲鶩鳥皆動股而
思鳴奮踠以爭馳矣蓋上以實倡下以實應小
人有草偃之德而況於士況于闒易變之士語

曰三年有成將見烝烝動化豈惟帖括中知人得士爲制科之勝且將以述志之言敦明道學文皆有功傳註人自漸摩德義於以駕宋唐而復鄒魯是惟臺下以實心造之而已偶效傾吐輙爲奏記儻克采鑒俟駐節泉南猶思面罄所云

祭致仕魏大司冦文

嗚呼古之所謂大人先生者豈不以才不世出德可及物上以關乎廟社下以係乎民生是故其道行則人被其澤而國家收立賢之效道不行則獨善其身而後世猶傳明道之功若乃遭遇盛時庸登九列身老乞閒以禮去國如我庸齋魏先生者詎易得之于近古之世此蓋 主上聰睿洞徹淵微察其耿介之操許其勤敏之

志寄任耳目而爲御史大夫者三年其間將順
弼補忠言讜論激揚清濁攺易聾俗天下士大
夫莫不引領思望風采及晉位司寇夙夜在公
矜慎出入嚴以明罰不乖天地之心寬以布惠
不墮 祖宗之法輕重平允獄無久淹凡皆本
之學術出以至誠是以 帝嘉乃心倚俾愈重
中外之人亦罔弗以鹽梅霖雨期之而公老矣
嗚呼惜哉余年實少於公仕則同朝竊嘗親承

道範溫恭端慤無以異人然在　廟堂議論持
正不阿卽宴閒之會言必止乎禮義心必矢以
公忠聖賢爲期絕學共勵立身行己坦然明白
可不謂之君子已乎夫其侃侃大臣之節進可
以結　人主之知則道行於一時而澤被於四
海矣逮其引年家食退不違止足之分信義服
鄉里文章著簡編鮮獨善之名而有明道之實
視古之不得志于時而徒托空言以自表見者

又何如哉然則數命修短出處得失人之所以
留憾者公皆居之有餘余之悲公者則其體國
愛　君之心終有不能自已于中而惜乎其人
之已亡也

祭劉方伯文

憶丙寅之秋余以蒙　恩陞見將之七閩揚舲南下道過吳門於是開府方伯諸公枉顧舟中惟我公一見如故雖古所稱傾葢言歡殆不能過方其許生平期久要若手之有左右而琴瑟鐘鼓之和聲也若維之與楫而水與乳酪之投也若鹽梅同器而調若璧幣異體而一用也嗚呼余行天下交人多矣未有相知之深而念之

篤如我公者吾不知其意氣之合有莫覺其然
而然者耶抑人心固有偏好見其瑜不疵其纇
者耶然察其識宇閎達見事風生可以肩大任
決大疑丰度顒卬可以立殿閣端百揆若監司
之守封疆之事節鉞提衡其次也是時公方以
軍儲貳政藩司聲稱藉甚別不數月荷　九重
特知超遷爲伯斯亦公感激圖報之日也嗟乎
人臣之義莫不欲忠乃若事與心違命不由已

志未伸而人已歿身雖亡而目不瞑有如我公者其亦深足悲也病革之時手書以弱子見託捧視涕零嘆息彌切古人云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微公有言敢或忘諸第越在嶺表不獲撫柩臨穴一抒長號故於祭告之詞追述平生亦聊以寄吾之深慟而冀公九原之靈庶其有感於斯而來格來享也

祭黃叅議文

嗚呼公之逝也其年葢七十有八矣余惟士君子立身行已在朝朝重在野野重生有華衮之榮歿而巷哭市不相春能如是亦可謂不媿學聖賢之道者矣而世之幾此者殊未易屈指數也孰有若公之自少而壯壯而老德義服鄉里典型式後進如泰山喬嶽令人仰止而彌高者乎又孰若公之學優而仕引年以歸曳杖林泉

之下不爲富貴汩其初志者乎又孰若其道足
濟時文堪華國出處言行皆有卓然不朽者存
乎又孰若其臨患難而不憂視得喪如一致者
乎要非深於道者不及此而公實兼之所謂國
之老成後學之導師非耶迹其行事與其祿位
名壽蔚爲人倫之表而溘焉永逝則人之悲之
當不獨死生之故況余與公夙誼尤切自公建
牙西陲及余分閫南服皆習知其曠絕超世之

度而景行不遠氷鑑是資一旦異路長爲古人
使仕於茲土者無所諮以爲政而後進之士於
何考德而問業焉于獨何心能無慟乎嗚呼天
不加年老成云亡蓋於此誠有不知涕之無從
者矣茲陳薄奠聊抒悲悰靈爽不昧尚其來歆

祭戚笑門文

嗚呼天之生死才人其眞不可問哉方其生之使孕于星精毓于川岳天若無遺力何復忳鬱侘傺而又使之負志以死是天若有意焉自爲不可問者故顛倒于其中以余所知諸才人有文章經國得竟其所施者則其天可問有著述名山獲終其天年者則其天可問嗚呼戚公固才人也奚以獨遭此不可問之天也公爲泗濱

閥閱之胄騰譽黌序兼恣情于詩酒以抒其磊
落不覊之性廹膺歲薦以明經入成均名動京
師卿相爭相識惟余得下榻相朝夕訂以平生
公餘恒置吟席擊鉢浮觴耳熱縱談洋洋灑灑
蓋公雖躭苦吟而意殊豪放相得甚歡也余以
先襄壯之變西走關中公亦待銓百里南歸淮
泗前年余奉　簡命提師于閩道過江南公適
抱釆薪未許偕行越二歲延之温陵公甫至卽

患疴余夙稔其俊偉爽逸之致喜其將出而仕也詎意公死哉會余趨　陛公以筍輿從山溪松磴之間猶日吟哦出所爲詩已多衰颯氣余雖心疑亦不意公死也自南臺鼓枻病復作及踰霞嶺舟次三衢而公竟長逝矣侍惟僕僮筍存載籍而山飛慘雲江瀉哀湍余臨風悲慟恍不知遊魂之所届矣嗚呼公才人也進不獲文章經國得竟其所施退不獲著述名山以終其

天年其生也何爲其死也奚速天乎天乎其眞
不可問哉獨憶與公久訂平生今不能相與有
成空抱此志悠悠千古然死生之際交誼之所
重也余延公來閩又似有天焉公雖卒于道無
室孺環泣之戀余與公厚友也使卒于泗何由
與之面訣龕親視含殮如禮哉比于古人雞絮
之誼余雖慟猶足自慰也今公之諸子已扶旅
櫬歸泗余北旋過衢泣復下既抵溫陵見所舊

館花竹依然題壁之句墨痕猶新心愈刺刺不休用遣專員具牲帛爲文以當楚些之歌載告之曰公爲清白吏後不及仕家雖中落而諸子森立余時當存恤俾其光顯及公生平所爲詩若文僉不令飽飼鼠蠹致投殘簡斷帙于荒階茂草之中凡皆公未了事余願附耐久之朋而不欲俱委于不可問之天也公有靈庶其鑒信之

祭張方伯文

嗚呼士大夫功德在國家懨念在人心雖限以修短之數溘焉而逝然與人稱述已事因憶其風裁郎疇昔聞聲未與接者亦宛然如覩其鬚眉故後猶生也余守土七閩嘗聽閩人言我澹明張公來爲觀察時值瘴雨初晴長鯨未即斬實繁大獄相株連公宣布　朝廷德意多所平反而又澄清諸路吏皆不能奸閩人又好談鬼

神云府前石役猊之妖祀者摩肩至阻太守不得行公遣碎之祟遂不作署門火將延于內公語土神火卽外向出適有豫章人云公遷左轄承流宣化首驅酷吏有以銅物進者實範金爲之公訶擲以絕請托余聽其言如見其神明正直之爲人又云江左俗多溺女則示嚴禁復設育嬰堂以收養之囹圄人疾亦皆給之藥餌無告不能殮悉予以木而細者至購奚戀親立償

券縱之去余聽其言如見其慈祥愷悌之爲人
然則余與公蓋未接者而今一一如見之誰謂
公沒乎余又聞公宰夏邑有循聲擢諫垣號名
御史爲直指于蜀且多寬政恤其彫瘵而蠶叢
魚鳧之國皆爲賦甘棠以巡行比于名伯追還
掌烏臺出使冀寧止禁旅于郊外爲之營竈食
飼征駒民得不擾而兵亦悅服至今晉人猶稱
之夫公敭歷中外澤被生民功傳史册雖遠然

而逝數有修短而自當進于古名臣之列血食
春秋使百世觀感者儼睹其生氣故益知公實
不沒也公實不沒也今令嗣廉憲君復按閩如
公官閩人深相慶余亦圖亟見之不啻如見公
而適以制將去然則公縱不沒而寥絕之感實
不禁悲嘆于此矣謹遣專員封牲醑酒並陳以
辭知公靈爽必來格也

吳宜人誄詞

嗚呼惟靈之毓秀兮萃淑德于坤貞誕延陵之崇閥兮含蕙采與蘭英隨金玉而舞斑兮慰椿萱以怡情廼大家之善訓兮爰詩書之是程誦夜出之秉燭兮遂絶跡于宵行追相攸而于歸兮富褵悅于軺輧知夫子爲伯鸞兮屛華飾之瑤瑛比孟光之操作兮更儆戒以鷄鳴和滲灑以悅口兮動舅姑之歡聲感友于之式好兮看

荆蕚之敷榮協妯娌而敦睦兮總婦德之相成
及高堂之謝世兮適夫子之遊京脫簪珥而襄
事兮潔籩豆以殫誠撫芝桂以慈育兮秉義方
之教明各翔步于天衢兮促別駕于南瀛奉懿
訓而登車兮期袵席此民生溯芳徽之聖善兮
膺　丹誥之褒旌耀魚軒之翟茀兮閒佩玉之
琤琤且皈依于瞿曇兮厭肥鮮之爲羹宜齊算
于洛叉兮胡遽返乎化城嗟孀星之不炳兮亘

長夜以烟縈嘆令子之簽署兮乃抱慟于煢煢
念敦好之既久兮望繐帳而陳牲冀靈爽以來
格兮顧肴醴之芬清

蘓夫人誄詞

維坤貞之淑孕兮迺碩媛之應昌誕雲霄之崇閥兮降詩禮之名鄉爰作配于高門兮肇世德于占凰訓莫善于曹家兮敬賓比于孟光相夫子于雞鳴兮蚤蛟騰而鳳翔踐清華于仙闥兮位形伯于巖廊肆宗伯之禮樂兮實內德之是勤專嶶懿于黼黻兮邁婦職于尋常宜爾祿之天錫兮貤夫人以螭章耀魚軒之翟茀兮映副

笄以焜煌庶食報于未艾兮復桂茂而蘭芳齊
多男于燕山兮儼森秀于琳瑯更文孫之繞膝
兮倍珠樹而成行還蕃衍于四世兮發麟鳳之
佳祥當偕令公于難老兮看簪笏之盈床胡驟
鸞而御鶴兮指瑤圃以徜徉嗟女儀之俱在兮
悲聖善之云亡星自墜其寶婺兮嘆長夜之茫
茫惟壼範之垂世兮托彤管以載揚設生芻于
一束兮就蕙帳以相將冀雲軿之歆格兮鑒楚

些之哀章